



青未了

## ●译者序言

## 文学好似月光

文 / 程虹

翻译并出版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的想法源于上个世纪末。当我对自然文学产生兴趣并写就评介这一领域的著作《寻归荒野》时,就开始构想为配合此书译几本有代表性的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作品。我承认,在这个信息发展极其迅速的时代,当人们甚至是一路狂奔,急于抵达终点时,我的行动很慢。从2004年翻译出版第一本书《醒来的森林》到第四本书《低吟的荒野》,经历了八年时光。

将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经典之作以译丛形式介绍给中国读者,不仅会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而且还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译本的选择,最重要的还是出于我对这些作品的喜爱。这正如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灵魂选择了自己的伴

侣,然后将心扉关闭。”当我在译这些作品时,尽管有时也有译者常见的各种苦恼和纠结,但从总体上来看,我是在与原著者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交流,和他们一起不紧不慢地观赏自然,体会着他们的心境,分享着他们的精神升华。所以,才如此这般,从从容容地完成了这四本译著。

记得曾有人说:“真正懂得人生的人,是为了欣赏而赶路的。”我在翻译这套丛书时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这断断续续、长达八年的翻译过程对我本人来说也是在现实与遐想中体会生活中的自然。

当这套译丛即将出版之时,往事历历在目。《醒来的森林》作者巴勒斯可以在哈德逊河畔尽情地观赏自然,书写自然;《遥远的房屋》的作者贝斯顿有幸在科德角的海滩上居住一年。而我译这些书时,却是另外一种情景。当时我的家

位于闹市之中,而我的心也并不静。我要教书持家,还因两地分居,时常在火车上度过七八个小时。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译稿,是在火车上阅读原著,反复思量译法,下车后再记录下来的。起初,我还不适应火车以及人流的噪声。但渐渐地,我竟习惯了在嘈杂的环境中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让心灵归属于荒野中的那份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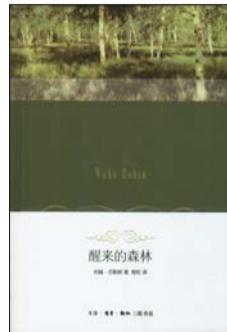
当然,在这几位作家中,我与《心灵的慰藉》作者特丽·T·威廉斯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的经历。因为在翻译此书的同时,我也在照顾着家中身患癌症的老人,并陪伴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个过程持续了五年多。所以,翻译《心灵的慰藉》,也使得我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成为我本人心灵的慰藉。相比之下,《低吟的荒野》翻译进度较快,因为,我是在“拼命”地译书,来填补痛失亲人的心灵空缺。

“独木舟的移动颇像一叶风中摇曳的芦苇。宁静是它的一部分,还有拍打的水声,树中的鸟语和风声。”我跟随作者走进那片令人放松的原野,享受大自然给予的抚慰。翻译这套译丛使我亲身感受到了词语的魔力。文学好似月光,看似无用,但又不可或缺。

如前所述,这套译丛的构思始于十年前,此次其中的三本是再版。重新再看多年前的译作,当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做了相应的修正。不过,凡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或许都有这种感受,手中的书稿或译稿但凡不把它交出去,就不断有修改的余地,仿佛那是永远画不上句号的作品。甚至在经过修改交稿之后,我的心中还难免忐忑不安。所以,我只能说,当翻译这些作品时,我只是尽量尝试着进入原著作者的心境,并展现他们想呈现给人们的那种关于自然和内心的独特风景。

## 丛书简介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收入的四本书被公认为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四位作家的代表作,在美国自然文学领域颇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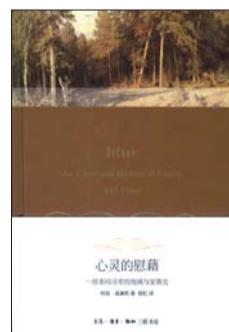
《醒来的森林》  
约翰·巴勒斯 著

巴勒斯将读者带到著名的美国哈德逊山谷,倾听林中鸟的音乐会;走近弥漫着原始气息的森林,观察不同的鸟筑巢的乐趣。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鸟的书,还有对原野与丛林的兴趣与知识以及我们对待大自然的一种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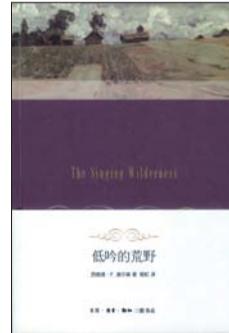
《遥远的房子》  
亨利·贝斯顿 著

在美国东部的科德角海滩上,贝斯顿与大海相伴生活了一年,他聆听涛声的节奏,感受海滩四季的变幻。他看到了大海的温柔和狂暴,沙丘的包容和冷峻,还有形形色色的生命之旅……



《心灵的慰藉》  
特丽·T·威廉斯 著

威廉斯与母亲相继患乳腺癌而成了“单乳族”。身为女作家,她细腻地描写了自己及家人患病的感受。在母亲病重的同时,作者的家乡大盐湖的鸟类也正面临灭顶之灾。大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沧桑变幻,使作者将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那些熟悉的风景成为抚慰心灵的圣地。



《低吟的荒野》  
西格德·F·奥尔森 著

书中以春、夏、秋、冬四季描述了美国北部的奎蒂科·苏必利尔荒原,笔触优雅、沉静、细腻,生动地唤起了人们对原野的视觉和声音的感受,令人沉浸在广袤的宁静之中,去体验更深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吉祥 整理)

李克强夫人程虹译著热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夫人程虹译著《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去年出版以来在北京持续热销。在北京三联书店,《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被摆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据店员透露,其中的《心灵的慰藉》仅剩一本。

译丛编辑李学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套丛书与作者身份无关,而是缘于其学术价值。资深编辑杨丽华在评价此书的翻译时,认为译者准确把握、完美再现了每部作品的风格。

程虹曾经在美国布朗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如今是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教授,她被视为顶尖的美国自然文学研究专家。程虹早年翻译的《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子》、《心灵的慰藉》三本旧作,连同新译著《低吟的荒野》,去年8月由三联书店一并以《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出版。

从开始译第一本到第四本出版,程虹耗时十年。李学军表示,程虹的认真和纯粹让人非常感动和敬佩,“那么多动物植物的生僻名字,有些鸟的名字,连中文我都不认识,为了一个字,她会查阅英汉字典、百科全书、辞海、辞源,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现在这样的学者已经很少很少了”。

程虹早前在谈到翻译体验时表示,在这个信息发展极其迅速的时代,当人们甚至是一路狂奔,急于抵达终点时,她的行动显得慢了,因为“文字工作要慢功”,“做学问要精”。

在杨丽华看来,自然文学与一般的小说、回忆录不同,对译者的英文理解和中文表达有很高要求。程虹这套译丛语言流畅、清澈,如诗般纯美,堪称信、达、雅,译者准确把握、完美再现了每部作品的风格。

本报记者 吉祥

## ●精彩章节

## 三月的风

[美]西格德·F·奥尔森 著

## (选自《低吟的荒野》)

程虹 译

期盼春天所起的作用,如同传说中在军营里营造士气。当天寒地冻,漫漫冬季比往常持续得更久时,仅仅想到春季的来临这一点,就会给你生活的希望。当三月到来时,无论天有多冷,风有多大,春季来临的时机已经成熟。

湖上厚厚的冰层和深深的积雪都无法挡住春的脚步。当风起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时,一切都改变了。在三月底的一天,我捕捉住了这种微妙的变化:那只是空气中的那么一点点温煦,寒冷中的那么一点点融和,以及之前不曾存在的那点期望。我忘了我的工作和所有手中的活儿,走向户外。我站在房子向阳的一侧观望等待,期盼着有什么变化,可是积雪如故,西北风与过去几个月中将雪堆积起来的狂风毫无差别。继而,我留意到了身边涓涓细流的水声——只不过是轻声低语,但我知道它却是湍湍激流的前兆,能驱走原野中所有的积雪。

就是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春天的第一阵气息:待抽枝发芽的树木的气味,南面山坡上的松树、香脂冷杉及其树脂松香柔和的香气。我站在那里,像一只放出的猎犬用鼻子吸闻,用我那贪婪的鼻孔从扑面而来的、多种组合的风景中筛选索取。

房子下面,有一小片覆盖着积雪的空地。三月的阳光已经开始在那里工作。从积雪边缘下面传出几乎难以听到的声响,那是当冬季第一次风雪来临时形成的晶莹冰块在融化的声音。

我身边有一棵香脂冷杉,我取了一把松针,玩于手掌中。此时,它们散出的是正常的松针味,令我想起的却是荒野及其闪光的湖面、水陆联运的旱路、湖畔的营地以及无数打破了我心中平静的事物。正在此时,我看到在我头顶上方树枝上晒太阳的松鼠。它闭着眼睛,但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它的监视之中,因为我稍有移动,它那白边的

眼睛就睁大了。它舒服地伸展着身体,以松鼠那种惬意的方式抖动着,好像每一条筋骨都彻底地放松了。

我大步流星地走到村子的后部,靠在那里的一个干草堆上,我看到林中有两三匹拉原木的马,冬季的风将它们吹得毛发蓬乱。它们低头站在那里,任凭阳光尽情地洒在马背上。对它们而言,这阳光意味着温暖和绿色的草地,意味着不必在积雪中的木马棚里顶着北风度过漫漫长夜,意味着不必破晓时分便要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严寒,拉着吱吱作响的雪橇,沿着结冰的林中小道去采伐地。

在干草堆边上的一个木棚里,一只猫舒展着身体,睡得正香。当我抚摸猫背时,它冲着我的手弓起腰,原本柔和的叫声变成了深沉颤动的吼声。它刚才正做着猫的美梦:在宽阔的大草原上觅食,潜入青翠茂盛的树林搜寻小兔,还有在那郁郁葱葱、胜似天堂的背街小巷、树篱花园

度过的温馨的夜晚。

我一饱眼福之后,健步走回我的房屋。可是当我进了屋,望着我的打字机时,太阳已经完成了它的杰作,在我的心中播下了慵懒的种子。一两个小时之后,我才提起了点精神,因为和风转成了旋风般的暴风雪,气温下降,梦幻几乎被忘却。然而,自从那第一天开始,情景与往日不再相同。

一个月之后,我才有机会深切地去感受我一直在盼望的事情。冰雪融化,雪水充满了山谷及草原。初春的花朵已经绽放,放眼望去,一座座小山宛若被人用巨大的画笔轻轻地抹上了几笔淡绿。在城区边上,我发现一个池塘里融化的雪水将要溢出池边。双领鸻在岸边啼鸣,红翅黑鹂在池塘周围的丛林中调着嗓音,欲展歌喉。我在池塘边的干草堆上俯下身子,将脸靠近水面。池水渐渐地趋于平静,倒影消失了。我从水中看出了树叶、小卵石和零星的小草。

## ●编辑手记

## 走上回家的路

文 / 李学军

英国诗人爱德华·托马斯说:或许大地不属于人类,但是,人类却属于大地。他在开始写诗的四年之后,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年仅39岁。在那个年代,人类正处于自我崇拜的巅峰,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征服的,包括大地。他那些清新的赞美自然的诗,与那个时代是如此格格不入。

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大学普遍开设了一门“自然文学”课程,自然文学作为一支文学流派,开始被承认和接受。这个新的领域,汇集了从18世纪以来对自然情有独钟的作家和作品,很多都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梭罗的《瓦尔登湖》、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

读过这些作品的读者,一定会被书中洋溢的自然之

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情所打动。研究美国自然文学的学者程虹,计划要把这些优美的书籍介绍给中国读者。在出版了专著《寻归荒野》之后,她把精力转向译介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作品,以两三年磨一本的慢工,翻译了《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子》、《心灵的慰藉》、《低吟的荒野》,十余年来辑成“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

自然文学的作品有一个形式上的特点:以第一人称,用散文、书信、日记等形式描述对自然的真实体验。作者们往往用优美细腻的文笔,以亲身的观察和经历,描述大自然的丰富旖旎、波澜壮阔。在他们的笔下,山川河流是有生命的,草木荒野是有情意的,哪怕是枯叶秃枝,也散发着动人的气息,因为它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的生命轨迹都是美丽的。与一般描绘自然美景的著作

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不仅陶醉于云蒸霞蔚,也欣赏电闪雷鸣;不仅喜爱小鸟的鸣唱、松鼠的跳跃,也乐于让它们吵醒自己的美梦。自然文学的作家们,不仅在作品里和生活中身体力行对自然的尊重,甚至还常常为此改变生存方式。《遥远的房子》的作者贝斯顿在大海边筑了一个“水手舱”,一个人在此生活了一年;《低吟的荒野》的作者奥尔森因为迷恋奎蒂科·苏必利尔荒原,把家安在了这里并终生居住于此;更不用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独守。

这套译丛选取的四本经典,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跨度很大,从中也可以看到百余年来,人类对自然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梭罗的老师、被奉为“美国精神之父”的爱默生,同时也是自然文学的思想源泉。他在《论自然》中,把自然置于崇高的地位,认为宗教与伦

理蔑视自然是“对自然的公然冒犯”,这种还原自然本身存在的观念,奠定了现代尊重自然、把自然从神性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基石。但同时,爱默生又强调自然的实用价值,认为自然只有作为超灵与人类心灵沟通的媒介才有价值,离开了人类便毫无用处。而梭罗则不同,他眼中的自然不仅仅是服务于人的手段,其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的自身价值。这种生态思想成为现代生态学的基础,梭罗也因此被奉为“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

“人类属于大地”,一百多年前诗人就这么说过。然而不难看出,在这个依然难以摆脱人类中心的世界里,生态主义的理想世界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如果那是一条回家的路,那么不管路有多长,我们将会义无反顾。

“人类属于大地”,一百多年前诗人就这么说过。然而不难看出,在这个依然难以摆脱人类中心的世界里,生态主义的理想世界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如果那是一条回家的路,那么不管路有多长,我们将会义无反顾。